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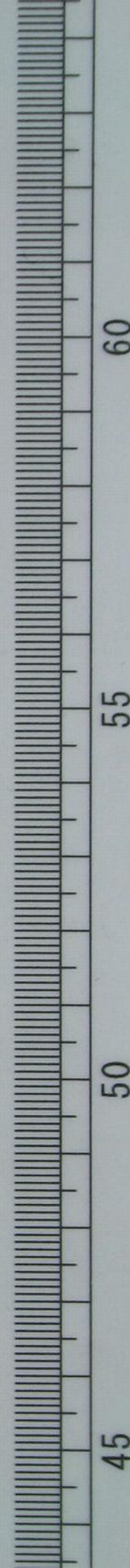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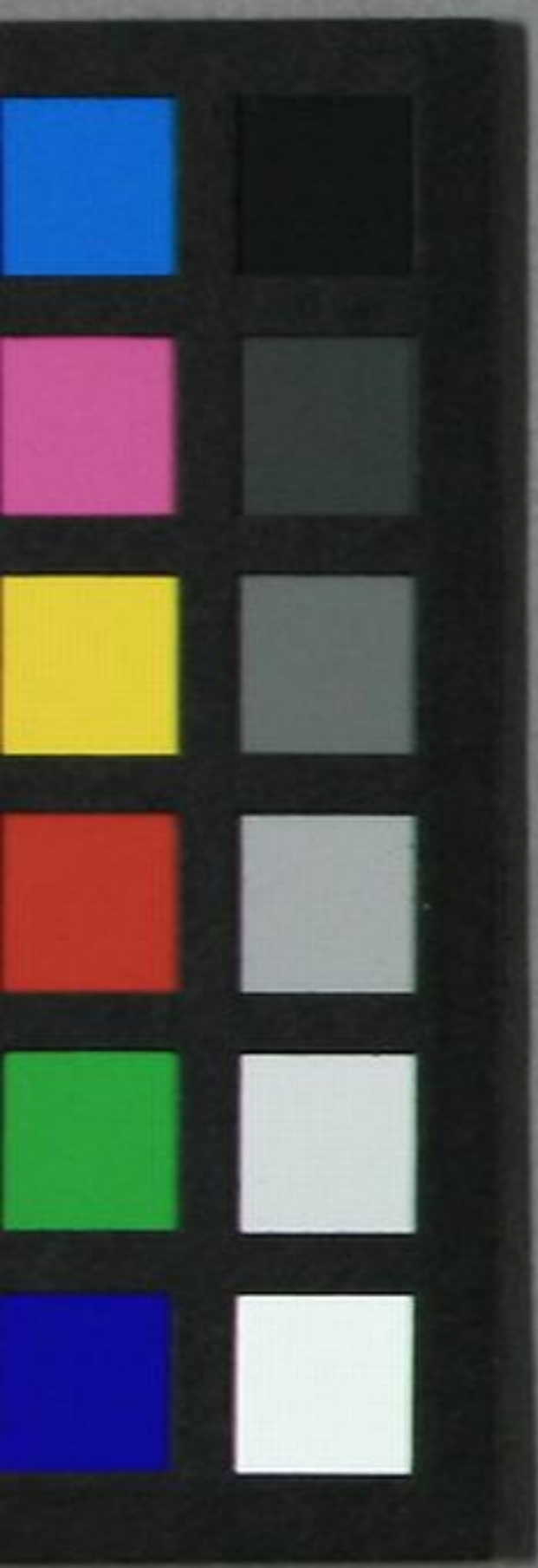
九十七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97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四

起玄默攝提格盡闕逢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

碾魚蹙翻水碾水磴也

殺守陴民二萬人

陴頻彌翻

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

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重直龍翻

癸亥改鎮州為恒州成德軍為順國軍

鎮州本恒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

改軍號恒胡登翻

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

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恒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苑陽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

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後晉紀四

十一

監本新史 雜作西史 郭重榮 東重榮 安重榮 傳同此 二萬餘 萬同此 史同此 聯方新 國作德 舊同此 紀同此

010190617179

1821-97

民恒人不勝其苦少詩昭翻為之于僞張式父鐸詣闕訟冤張

澤殺張式事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見上卷上年

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愎蒲曦

寵而憚之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逼翻

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

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校戶殺翻二月癸巳以

重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胡人也唐左丞

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

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衡工以齊丘知尚書

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所以制齊丘視事數月親吏

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夏戶

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

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

澄為閩王樂音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

民馬千餘匹以補之調徒還至陝自涇州代還至陝還獲亡將楊洪

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斷音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

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王周代彥澤故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

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歐史張彥澤與帝連夏四月己未右諫

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

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

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詰去吉翻問也讓賞罰無章

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

此惡名為于僞翻受獻而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湔則疏奏留

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鄭從讜見唐僖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伏

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伏閤者伏閤門下辛酉敕張彥澤削

一階降爵一級階武散階爵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

級封爵之級

業者。滅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復扶又翻

書門下復扶又翻。奏彥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

殿陛。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

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謂許范延光

光遠殺之也事。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

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少詩與右僕射兼西

御院使王翺。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為弘熙殺

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蕭益引經義以沮立丁丑。高祖殂。年五高

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呼好

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

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

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

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太盛。自劉龔之後。專任宦者。謂百官秦王

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更工衡翻。玢府巾翻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

趙昭儀曰皇太妃。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

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悒乙乙巳。尊太妃劉氏為皇太

后。太后帝之庶母也。徐無黨曰。帝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既罷。尚

書省。不復朝謁。復扶又翻。朝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勞力許鎮

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

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事見二百六十八卷今為三公。亦

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越范蠡遺文

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為遊客時。陛

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

下本此

史使御院

五國故

云長子

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親故。未有如宋齊丘之挾。踐洪州之約。宋齊丘本洪州人。舊矜功。唐主之啓寵納侮者也。丙午。以齊丘為鎮南節度使。進士。寵之以衣錦也。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雖信。今從薛史。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于鄴都大內。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

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晉高祖託孤于馮道。與吳主孫休託孤於漢陽同。難乃旦翻。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

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人。謀為變。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為劉知遠不肯入援張本。丁卯。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高祖之庶母劉氏也。皇后曰皇太后。高祖之后李氏也。閩

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九域志。泉州西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

林守亮。入九溪。大明官使黃敬忠屯九口。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尤溪口也。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

援。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

丁酉。遇於尤口。尤溪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

紹頗。皆遁歸。庚子。大赦。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

馬步都指揮使。賞其定策之功也。為景延廣挾權制上。構契丹之隙。張本。勳舊皆欲復置樞密

使。罷樞密使。見上卷上年。馮道等三表。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并樞密于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典舊職。帝不許。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壤于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

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

梁廷博
日方博
類纂博
南屬循
州漢州
正屬州

吳蘭定 云何焯 王天寧 紹統八 此作疑

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樂音洛置百官。攻掠海隅。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遇賢年少。少詩照翻無它方略。諸將但

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

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東方州縣謂番禺以東州縣也。即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

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道庠。端州人也。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

下。去年十一月高行周圍襄州事始見上卷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

行周曰。曲周縣屬洛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為鎮。入雞澤縣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

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元城縣帶魏州

帥讀曰率。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甲子。以趙瑩為中書令。

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

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從才用翻。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

斬之。王曦之醜。將即亮翻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漢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唐主自為吳相。與利除

害。變更舊法甚多。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得吳政。吳王隆演之十五年也及即位。命法官及尚

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時唐以昇元紀元庚寅行之。閩主曦以同平

章事候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

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

責。將以屬吏。詰去吉翻。屬之欲翻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

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

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幾居豈翻。史言閩主

曦之好貨。甚于昶。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楚王

希範作天策府。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及造天策勸政等五堂極棟宇

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丹砂出辰溪。緜錦等州及

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谷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鏃。

陸游南 唐書庚 月上九 月二字

一本谷 草綱目

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徹碎之崩巖作墻壁又地衣春夏用角簞角

似雲母片可拆者無石彌佳過此則淘土石中得之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

剖竹為細篾織之藏節去筠瑩秋冬用木綿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共

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土人取紡之織以為布細密厚暖宜以御冬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十一月

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

民錢蠶鹽所以衰繭唐天成二年勅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

濱淄青每石徵絹一匹後齊州減徵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

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

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延

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

鹽商始絕而官復自賣復扶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五代會要

請將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與販既

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

不過二十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與閩鹽鐵使右僕

射李仁遇敏之子李敏閩主元妃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

得幸於曦有龍陽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

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忤五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

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朝直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

周維岳下獄下戶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

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

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此俚俗不必長大曦欣然命

梓維岳下殿梓昨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

飲者乃捨之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

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丹主令高

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偽于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

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於時者於延廣固爭馮道依違

五國故
有身下

綱目待
上能復
紀事本
末同字

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卒子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圍柏之時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說式芮翻為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為鑒乃引王承休為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國

人非之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帝即位於鄴都保昌殿唐宣城

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烈祖即謂唐主唐主崩廟號烈祖通鑑因其國史成文書

之宋齊丘亟稱其才亟去吏翻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長知兩翻璟以是怨齊丘既以贊奪嫡之謀怨之又以爭權唐主幼子景邊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

怒謂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邊雖幼而慧可以為嗣邊他歷翻見賢遍翻請才笑翻問古竟翻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

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史言唐主明斷不牽于女寵唐主嘗夢吞靈丹且而方士

史守冲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自叔孫豹以來踐妖夢以自禍者多矣左右

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

辯中理者中竹仲翻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

嗔飽喜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真翻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

唐主所賜予予讀日與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

築壇偽于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道士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栖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駕部郎中馮延己為齊王元帥府掌

一本談作
一本陸游
一本同鈞
一本立鈞
一本馬立鈞
一本馬立鈞

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己稍以計逐之。延己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處昌。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延己歎州人也。歎書。涉翻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己。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去荒。呂翻會疽發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密令醫欲以鎮安人心。至于危殆。召嫡長入侍。乃治疾猶可。曰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年五十六。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己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

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

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長知兩翻。謂音問

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

貽業。蔚之從曾孫也。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為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丙子。始宣遺制。庚午至丙子。七日始

喪。烈祖末年。卜急。近臣多懼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

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請按其罪。齊

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為賤。買良人子女為奴婢。謂之壓良為賤。律之所禁也令買奴

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己及弟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

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駁北。角翻此必延己等

所為。非大行之命也。自漢以來。天子升遐。梓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昔延魯為東都判官。東

留守判官也。唐以江都為東都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

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歸之。為出于偽。府金。藏府之金也故遠近歸心。今即

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為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

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唐紀八十三 唐僖宗皇帝 長壽二年 八

魯罪治直之翻臣以為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

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千餘道

皆斜封一抹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

已行竟不之改聲馮延魯以己私備益遺制之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尚儒故當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

樂縣為鏞州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域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

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延平鎮為鐔州鐔州今之南劍州是

縣晉改為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鎮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混一始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鐔徐林翻又讀如覃立

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

思恭為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為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

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兼舊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為建陽縣因山之陽為名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潘承祐能

諫王延政之日尋于戈而不能諫其舉大號又俛眉而為之相亦復何也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

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

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斂力贈翻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

蔬果無不倍征征之倍其常數國人謂之楊剝皮三月己卯朔以中書

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

翰為侍中桑維翰始者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為門下省長官唐元宗即位本名景通改名璟後又改名景大

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古者人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

遽改父之道也尊皇后曰皇太后唐烈祖后宋氏立妃鍾氏為皇后唐主未聽政居

喪未御正朝聽政馮延己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

為如是其煩也馮延己時為齊王掌書記唐主為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

延公卿論政體數所角翻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

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後果如李建勳之言其僅

保江南者幸也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

使周宗為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于江州唐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

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

鄂王。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

晉天福三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為齊王若其輔政則始於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蓋言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類直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

以罪遷降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為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

幾居依翻惟事夢錫如在朝廷

王彥儔豈知敬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必將復召用故敬之耳

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

徽吳分歙縣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休寧唐置歙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查鈕加翻姓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

更相汲引侵蠹政事更工衡翻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

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

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

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

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幾居豈翻岑既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

過惡暴顯也擯斥之唐置定遠軍於濠州漢殤帝驕奢不親

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觀之倡音昌保魯果

翻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忤五故翻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

吳懷恩屢諫不聽潘番音帝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

宗室皆露索然後入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索山客翻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

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伎巨綺翻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

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

習手搏於晉府好呼到翻少詩照翻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

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

掖漢主因拉殺之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拉盧合翻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

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帥讀曰率臨力鳩翻迎弘熙即皇

帝位更名晟晟漢主玠之弟也更工衡翻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

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

梁廷組 日九國 志因拉 殺皆放 右不云 走不也 盡不也 臣吳任 名本車 上二車

南漢世 延家廷 作

通鑑卷之百八十三

字犯官
祖諱去
之據此
則名宏
嚴矣

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

女考異曰閩錄作尚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

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沈酗于酒惟婦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夏四月戊

申朔日有食之。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為昭武節

度使鎮撫州。九域志吳置昭武節度于撫州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于

建州號入其西郭既而敗歸。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

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

力役無節二也。斂力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民為兵則疲于征戍羈旅異鄉不得反其

桑梓故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楊思恭

愁怨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謂置鑄州除道裹糧將

攻臨汀。臨汀汀州也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域志延平西至臨汀八百

里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唐塘兵自撫

以襲括高貨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被皮延平諸津

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隣即位以

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

當作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

弒兄自立也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

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

譚令禮帥衛兵突入。同相吏翻候也察也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

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眾尤忌之。弘昌見忌事雄武節度使

齊王弘弼。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閩主和廟會新羅獻寶劍。新羅國之于閩國其地在海東通使於閩康

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

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

家斬其尸。倓徒甘翻又徒濫翻徒敢翻復扶又翻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

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大惡五十事

十國春
秋歸怨

新史
世家
新史
世家

本紀內幸
六月內
未遣八
外臣入
人分住
諸道借
府率州
粟麥

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

道括民穀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闕音煩也璠音煩

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數所

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于處州章德安受託孤

所制其才不足稱也文慶于睦州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璠為吳越誅闕璠張本橫戶

孟璠明州人今明州猶祝闕璠謂之闕相公廟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唐

主緣烈祖意緣因也由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

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

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

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

嗣更其字曰退身更工衡翻為弘冀毒景遂張本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

於循州敗補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處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眾

踰嶺趨處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氏既并處

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處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遇賢眾十餘萬攻陷諸縣再

敗州兵敗補遇賢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

出剽掠剽匹妙翻匡浩公鐸之子也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年唐昭宗乾寧三年八月乙卯唐

主立弟景逵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逵种夫人欲立景逵見

是年唐主力保全之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

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州與其弟彝俊等五

人奔延州趙珣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州三百六十里九月尊帝母秦國

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既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

帝事太后太妃甚謹待諸弟亦友愛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

初河陽牙將喬榮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記作喬瑩今從趙

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

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說式芮翻

本紀內

異本詳
下有多
侍食於
其宮六

異本功
下有於
晉二字
紀事本
末本字
同

契丹國
志皆上
有者字
綱目紀
事本末
皆

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謂救解晉陽之圍。高祖遂以得中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誑居況翻。誘以久翻。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補。遺翻。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險。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忘巫。放翻。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景延廣建議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為國體也。因其郎吏而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所逃矣。晉使如契丹。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沮在呂翻。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冠古。玩翻。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劉知遠非不敢。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難乃。且翻。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歐史。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少時照翻。重直龍。

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為其婦。安喜縣屬定州。劉煦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曰安喜。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復為安喜。定州所治也。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任音壬。酸陟。酒醉地也。斬焉。衰經之中。觸情縱欲。以亂大倫。又從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

左右失笑。不覺發笑。為失笑。帝又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恚於避翻。魯昭公在感。而有嘉容。終以失國。帝與夫人淪於異域。非不幸也。既正位中宮。頗預政。

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後晉紀四
廿七

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宋齊丘之嫌隙開于吳唐禪代之間權利啓人爭心有如此者事見二百八十八

卷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疎乃出齊丘

為鎮海節度使陳覺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疎則齊丘無君側之助乃出被皮義翻齊丘忿懟表

乞歸九華舊隱懟直類翻齊丘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唐主知其詐一表即

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

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宋

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臨城縣為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

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寧州會長莫彥殊以所部

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寧州即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沒于蠻唐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黔州二十九日行酋慈由翻長知兩

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是歲春

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孺西距隴坻孺而宜翻坻丁禮翻南踰江淮北

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

前音計重直龍翻是年秋七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確禮不留其食有坐

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餒死者數

十萬口流亾不可勝數確都內翻春也確五對翻確也趣讀曰促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勝音升於是留守

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

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

之杜重威平安重榮即用為恒帥帝即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恒戶登翻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

盡索山客翻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

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稱糶陵翻舉也復扶又翻糶他弔翻得緡錢二百

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援恒州例義武節度使馬全節援于元翻

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唐節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

兵觀察之職掌民馬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鄰於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

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厭於鹽翻喜許記翻為長

槍大槩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

為銀槍都少詩照翻官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

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後晉紀四

綱目今
上有又
字陸本
義武二
字疑衍

陸本淮
作湖五
行志竹
作草

香為八龍沈持林翻飾以金寶長十餘丈長直亮翻下同抱柱相向希範居

其中自為一龍其襍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

斂襍防玉翻後周武帝製幘頭裁幅巾出四脚至今人服用之唐每遣使者行

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行下孟翻勝音升王曰但令田

在何憂無穀民逃則有不耕之士何從得穀乎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

田募民耕藝出租藝種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民無安生樂業之心安能親其上而死其長乎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

之差富商大賈賈音古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還從宜翻又

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

名書相告許許居上賜翻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

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

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長知兩翻藉

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鼓部迷翻馳騁遨遊雕牆玉食

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

待我姑息淮南謂唐番禺謂漢荆渚謂高氏溪洞彭莫諸族伺相吏翻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

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

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請見去羌呂翻見賢遍翻辭以書

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將即亮翻區豈俱翻又音歐今湖南多此姓王逞欲而復諫復蒲

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人多謂闔家之人曰百口今曰千口者以其諸侯盛言之王益怒遂終

身不復見之復扶又翻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班簿者簿記朝參名員

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是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

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

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上時掌翻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

楚箠止曦正色曰卿欲劾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

故敢劾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周嬰居
林云足
寒二語
出黃石
公素悅
及新論
申新論
但新論
怨不作
並云勞

開運元年是時七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

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邊藩猶言邊鎮也延照思溫之子也

趙思溫本中國人沒於契丹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先悉薦翻多聚芻粟為大

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校戶教翻珂丘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永清

節度使王令溫黜之時置永清軍於貝州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

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易以鼓翻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

吳巒權知州事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丹故朝廷用之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

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

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

攻城復扶又翻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

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

陽節度使苻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苻當作符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孫公雅為

秦符節令因為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符彥卿望出琅邪非符秦之符也陳讀曰陣下同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

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

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陝失再翻太原奏契丹入

鴈門關鴈門關即陝嶺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恒戶登翻成德節度使

杜威自安重榮反死晉改威德軍為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

福為于偽翻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爾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單州逃歸青

州既蒙恩宥闔族荷恩荷下可翻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

諭之復扶又翻唐以侍中周宗為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為鎮海節度使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

二王傳位之議始於去年七月燕於賢翻翰林學士馮延己等因之欲隔絕中外

以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

文徽得白事查鈕加翻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

疏極論不報考異曰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云宋齊丘上疏今從江南錄侍衛都虞候賈

崇叩閣求見見賢通翻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

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後晉紀四 十七

異本下有

本紀神

本紀神

目録教

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詩涕泗滂沱。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唐主感

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起景陽樓。隋

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

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謂孫晟欲使太后臨

朝也。幾居依翻。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時契丹屯于鄴都城外。不得通而

返。壬午。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

使李周為東京留守。難乃旦翻。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

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

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為罷景延廣張本。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

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隔大河。且故秦其事。戊子。帝至澶州。澶州時據德勝津。契丹主屯

元城。魏州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

特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趙延壽屯南樂。南樂。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

洛音。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

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

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

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

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

求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

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唐帶忻州。斬首三千

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殷鑄天德通寶大

鐵錢。一當百。唐主遣使遣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

尋戈。遺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曦復書引周公

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

卷一百八十三

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後晉紀四

唐主怒。遂與殷絕。為唐滅殷張本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

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衍苦且

翻又音侃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

將軍蔡行遇。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鄆州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

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五 起開隆執徐二月盡昫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
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

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 贊於倫翻按是時凡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關山塘梁之

阻其兵可以徑造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

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 幾居豈翻

從才用翻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

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

周儒引契丹及史濟
李守貞及
本所守一
傳是溫
公事於
正公而
月始於
月書似

誤神史誤
作龍武者
神武當
城本龍武
字之北下
有紀武當

紀事本
末千本
同異本
紀云本
檢敵將
七部八
人部八
五部八
悉行在

日錄本
作同本
紀事本
案新其
言以聲
也謂之
故謂之
細謂之
戰馬者
目為若
胡下注
云絃文
三鼓管
何鼓管
解以本
紀南東
有下字

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

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春秋時戚屬衛地。河上邑也。東

坡指掌圖。以為衛之戚。今在博州界。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于澶

衛之間。此戚城當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

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

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幾居衣翻戊申。李守貞

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

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艘蘇遭翻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

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

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辛

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

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

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恚於避翻所得民皆殺之。得軍

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

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石贊時屯麻家口詔劉知遠將

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

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離太原三百餘里耳帝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

女樂。細聲女樂欲其不聞于外也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戶和

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居喪而納叔母。尚何

聽樂乎。責乎壬戌。楊光遠圍棗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楊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

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階州義軍指揮使

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鄉道。以取階成。鄉讀日向階成。二州名

甲子。蜀人攻階州。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頓丘

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移治所於陰安城。唐頓丘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

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併頓丘縣。徙馬頓丘。凡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以

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鄴都留

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後晉紀五 二

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即就也四合攻之。奪其浮梁。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則天下

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丘。陳讀曰陣。下同。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

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今何其多

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昏

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不取逼城而營。懼晉軍攻劫也。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校戶教翻。木書者。書之于木以為信契

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謂烈宗。宗陵於海曲。其兄隱為烈宗。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契

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曠古曠翻。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

擒刺史尹居璠。璠音煩。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

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易以鼓翻。屬之欲翻。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

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閩主之永隆四年也。亞澄時封閩王。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

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

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朝直遙翻。閩主王璘舉大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昭武皇帝。今子孫淫虐。

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

新史家出遊之

本紀地

陸本主
作王十
國春秋

闕世家
文諱二
字作贊
續南唐
世家及
舊史周
世宗紀
同陸游
書作旗

本紀云
七戶出
明文

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更工衆莫敢言。重遇

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被皮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帥讀文進

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喜延

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

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欲奔王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官人

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

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

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

稹。舉郡降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白曰

契丹泰州拔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

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取補漢以戶部

侍郎陳偃同平章事。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

兵復取德州。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掠緣河之民自備兵械各隨其鄉團己

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

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

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帝亦憚其不遜難制。

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引率也牽發其罪猶人收捲衣辛酉。加

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為西京以歸德節度使兼侍

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檄豎小人得

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見契丹疆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權則驕溢使

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示使專斷斬此以威脅使者多從吏卒。

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

未河決 係丙辰 無行志 五黃河 洛河 溢州 鄭州 武界 縣案 決上 流既 則下 無復 志理 通鑑 志取 場昭 傳梁 作倫 倫

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治直 吏翻滑州河決。浸汴曹

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瀾漫

環梁山。而合于汶。單音善。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塞昔 則翻既塞。帝欲刻

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

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初高祖割

北邊之地。以賂契丹。事見二百八十卷 高祖天福元年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

北屬。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

州。以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為刺史。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

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

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

雲州人也。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甲子。復置翰林學士。廢翰林學士。見二百

八十二卷。天福五年。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武強縣屬深州。九城志在

六十里。禮部郎中李澣。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為學士。溫叟

岳之子也。劉岳。見二百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己丑。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八

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

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

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總宿備兵。天福初。桑維翰秉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遂翻

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為

鄆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

安叔千。充左廂排陣使。前兗帥安審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

彥卿。充馬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

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

武統軍潘環。充右廂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

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也。禁直學士。學士之入直禁中者也。使為

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忘。放翻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

移卿內地。比。毗翻受代亦須奇才。受。當翻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

通鑑卷二百八十四 後晉紀五

六

天當作

再當作

馮暉傳 巨從受注

異本亦
下陸本

綱目無
自字山
川作山
河土紀
事本末
陸本皆

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
踈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
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史稱桑維翰之長。而併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勸警。匪五辭。翻毗士解。翻少詩。照翻。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為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恒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
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言若有分。為天子。何不速為之。之。怒之之辭也。分。法問翻。至是。雖為

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踈。
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
固。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大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風俗尚武。士多戰馬。
此所謂恃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王于。况翻。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
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
以濮州隸焉。割天平。巡。閩之濮。州。隸鎮寧軍。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

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唐置定遠軍。于濠州。通鑑。
書于天福八年三月。元宗即位之後。見上卷。以崇俊為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

俊為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
之。崇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賴功。九月。庚午朔。日有
食之。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殷主延政遣其將
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唐永泰二年。分侯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
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處交
界。山洞幽深。灘溪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畧使唐修忠
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

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
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溫麻
縣。以縣界溫麻溪為名。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留從效。九域志。泉州有
桃林溪。蓋留從

五國
事留
其陸

太平
字記
溪內
作向

包蓋卷之二十一

二

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

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鏐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

福州艦戶黠翻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質音致初唐翰

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有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

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賈音古為文于偽翻文徽

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

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行下孟翻覘丑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

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

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

一百三十里建陽縣之南聞泉漳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卿自

鋪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縣本漢

于此立昭武鎮晉平吳更昭武鎮曰邵武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

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也孫策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置昭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為邵武

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朝

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拉

合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棄疾以不忍棄父事讐而死李懷光之

反河中既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瓘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變審義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勳兄弟出于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

而錄用之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

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

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

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閩所置官蓋亦侍衛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

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

帥讀曰率被皮義翻匪七喻翻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

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刺七亦翻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

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踊躍從之遂斬

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契丹復大舉入寇復扶又翻

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五

九

閩世家
云重遇
殺文進
又殺重
遇亦國
殺文進
又殺重
遇亦國

案目錄
丁酉晦

陸游
常作詩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復以趙延壽為軍鋒契丹前鋒至邢州順

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問道告急契丹前鋒已至邢州恒州信使帝欲

自將拒之會有疾將即亮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

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

屯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鎮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

元氏元氏縣屬恒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

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凶許拱翻復扶又翻下同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

州不復能整比毗至翻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還從又遣右

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

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

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皇甫遇奉詔自滑州進兵趣七喻翻契丹寇邢洛磁

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五里西北距洛州五十五里磁州之壬子張

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

陳讀曰陣相息亮翻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丑覘

廉翻又至鄴縣鄴漢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

陽城為相州治所隋煬帝于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

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

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將度漳水遇契丹

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

死無遺矣乃止布陳陳讀曰陣下同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

眾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扶復

又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

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還從宣翻下同俄而契丹繼出新

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

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

卒卒子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

通鑑卷二百八十四 後晉紀五

異本音 作聲紀 本末

皇甫遇 傳午作 辰

舊史云
甫遇皇
後是書
至檢校
太師官
琦蓋稱
其檢校
胡之官
未詳似

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眾猥至。

猥雜也。雜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

盡

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

按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

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

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不復

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復。

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

丹望見塵起。即解去。

知援兵來。故解而去。

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

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

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

子。故其種

姓慕容氏。契丹亦引軍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

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

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恒州。宋端拱二年

以鼓城隸祁州。在州西南一百

里。自邯鄲至鼓城約三百餘里。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

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

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

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

復

又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

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人乘城為

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于安陽水北。

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惕隱諸軍猶南

向而不去。陳

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

約束者。申嚴號令也。

契丹不測。日

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相州而南。

帥讀曰率。環音宦。

詔

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

湯陰本漢

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年。改為湯陰。屬相州。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

甲寅。引還。

還從宜。翻又如字。

馬全節

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

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

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

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

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鎮武節度使。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十六州

之數。契丹乘勢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

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十里。

帝疾小愈。河北相

分扶

更命

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

問翻

武定軍曰。天威軍。

去年夏籍諸州鄉兵。為武定軍。更工行翻。

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

本紀從
恩權留
未守已

異本思
下等思

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種章勇翻大舉徑襲幽

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閩之

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

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

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福州爲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

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福州當作建州。閩主賞之甚

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

建州。以拒唐。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二月。戊辰朔。帝至

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

節等諸軍。以次北上。上時兩翻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

足。乃橫挑強胡。挑徒了翻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

還從宣翻以羸兵驅牛羊。羸倫爲翻過祁州城下。以誘城中也刺史下邳沈

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在字之下。當逸城字。延壽語

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語牛倨翻。擇禍莫若輕。引文子之言。何不早降。

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爲俘虜也。趙

延壽開斌言。尙欲復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官。忍帥犬羊。以殘父母

之邦。帥讀曰率。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

死耳。折而設翻。爲于僞翻。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丙戌。詔北面

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端明殿學

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

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惡烏路翻。數所角翻。帝欲罷維

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

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尙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馮

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矣。彥韜少事閻寶。少詩照翻爲僕夫。後隸高祖帳

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異本命
上有壬
申二字
紀事本
末同

城字

本紀前
州陷前
三月
戊戌

本傳北
作南

丙申

嘗當作

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于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去音羌。呂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為文宗言之。李彥韋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盍亦反其本矣。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

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監工。術翻。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

嶺。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蓋宋方置縣也。閩主延

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

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睫即涉翻。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

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楊思恭急于破敵。以為望不得已。引兵擊之。與備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懼

以身免。亡閩者楊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初高祖置

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丘。天福二年。徙澶州于德勝。并頓丘徙焉。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援。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

為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樂音。初

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末之亂。割據閩中。其後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千浮光者。從才用翻。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

延政以為將。是時王延及朱文進弒曦。事見去。復叛奔福州。陳取

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

日。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曆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為福清縣。浦城人陳繼

珣。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為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柘浦。故曰浦城。

軍紀事大

異本無

據五國 故事仁 達當仁 弘博日 廷亦宋 蓋例改 時表忠 觀如忠 忠助是 仁佐是

為于

贖以

為著作郎

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為于曦以為著作郎

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閩弱嗜酒不恤將士將

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說式今唐兵乘勝建州孤

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

取福建如反掌唐事見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

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

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雪峯在福州侯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

垂過膝重直龍翻瞳音同過音戈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為帝考異曰

圖啓國實錄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

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巖明本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儼明今從之江南錄云繼昌

為禪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去羌呂翻衲奴

帥將吏北面拜之帥讀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

兵討巖明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

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晉姓也以

甲寅取滿城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猶治清苑宋獲

契丹酋長沒刺酋慈秋翻長知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

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

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自檀州北行

復擁眾南向復扶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

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

晉軍至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庚

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

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門十五里至白溝河

又一百五里至涿王戌晉軍結陳而南陳讀胡騎四合如山諸軍

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饑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

異本有與三

五國故

紀事本

乙巳

本紀古新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

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

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

後斷糧道。重直龍翻

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折而營中掘

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

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斲車契丹之車皆資于奚

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長載廣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令其眾

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鷁四面下馬。拔

其乘車駕之以駘上施帳帷富者加氈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

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

契丹謂精騎為鐵鷁謂其身被鐵甲而馳突

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

呼火曰。都招討

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

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

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

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杜威時帶中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

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

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

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

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不矢

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短兵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

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

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諸將繼至。契丹

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曳讀為拽直前奮

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鞞。鞞苦貢翻宜長驅

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

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呼火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

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千餘里。鐵鷁既

下馬。蒼皇不能復上。復扶又翻下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

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

異本首

一本前

預亦如
係料

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暴骨如莽。左傳語。如莽者。如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暴步。卜翻。村落

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帝

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

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離力。智翻。居常憑恃勳舊。邀求姑息。及疆場

多事。場音。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

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復扶。又翻。帝

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言其無。它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

長知。兩翻。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杜威。不可。

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丙辰。威至大梁。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

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刺七。亦翻。仁達陽驚

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坐。祖。臥翻。仁達乃自稱威

武留後。用保大年號。是年南唐。保大三年。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

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

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李

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好呼到翻。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

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言皆在恒州也。使誠有

鎮不可運。而實私家。故獻之耳。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

為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姦。所以成

翻。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唐兵圍建州。屢破

泉州兵。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稹止。忍翻。敗

執其將時厚卿。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契丹連

歲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中國疲於奔命。左傳。中公巫臣。遣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疲于奔命而死。奔

命者。邊境有急。奔而赴救。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

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

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也。後卒如述律后之言。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

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六

起於蒙大荒落八月盡
柔兆敦牂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
侈益甚。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夫勝之不可恃也尙矣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夫差
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滅虢之兆也方城之勝破庸之基也項梁
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字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
克契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為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為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
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
之及。近朝謂近世如梁
如唐也朝直遙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

期讀 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勳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
曰。昔 州之戰也。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
事見上卷。 尺

正 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十端為束。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
日。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缺古穴翻。缺望。怨望也。昌莫北翻。折而設翻。曾不如一談一笑

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
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

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寶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私。不敢相也。馮玉何人。斯

季 由是。朝政益壞。史言晉亡形已。成。朝直遙翻。唐兵圍建州既久。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

事 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
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寧府。遂克建州。閩主

延 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泉州。事閩主有始終。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

焚官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建人失望。唐主
以其有功。皆不問。漢主殺詔王弘雅。弘雅漢主之弟也。九月。許文稹

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荀子有言。兼并易也。堅凝之難

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恒
州事。恒戶登翻。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

恒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
廷為之召欽祚還。杜威恒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獻之外。亦括克軍民所積者耳。舉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

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乙卯。遣彰德
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

綱目
本末
紀實

是福州
乙丑
十四年

南梁
於劉
思相

潮入下補 禮一人名 其五其人 云罪何人 同令何人 獨能通經 網遺其籍 名遺知其 職史又知 潮劉五思 人等其四 人雖其未 明其詳未 何文以詳 上即然度 禮自即然 其自即然 矣自即然 日錄內十 晦錄內十

異本宗 下有王 亦惡之 四紀事 本紀事 同未位

通鑑卷一百八十五 後晉紀六

廷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弒其兄弘度而自立以左僕射王翬嘗

與高祖謀立弘昌事見二百八十三卷今又殺四人以除其偏少詩照翻出為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滇陽縣之地唐以滇陽縣

隸廣州漢主劉龔分滇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冬

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唐元敬宋太后殂王延政至

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楊思恭厚敵也以百

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寧撫

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授此法于曹參參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

國頗彊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高祖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

昏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

與契丹為仇襪囉復言之襪囉發翻囉魯何翻復扶又翻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

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

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

歸者襪囉之言特建為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為敵福中有西成

僧襪囉來朝善火下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建

因從容謂襪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契丹所虜吾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

平其舊怨師廻為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

襪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

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仁遇還還從宣翻武更以它故為解

自說以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

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璠音昭達建徽之孫也錢鏐有功

與璠皆好貨好呼到翻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

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

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

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眾去羌呂翻愎

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

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

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

異本位網
作紀車
本末位

異本位網
作紀車
本末位

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

故留進思。復扶又翻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

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下戶賀翻璠昭達

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任與己

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為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胡進思

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戇。故獨存之。胡進思獨存所以階錢氏廢立之禍昭悅收仁俊故

吏慎溫其。慎姓也。古有慎到溫其名也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拷音考。溫其堅

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慎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為國官溫其。衢州人

也。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辛未。

以前中書舍人廣晉陰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唐改魏州為興唐府。高祖改為

廣晉。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

賂遺。充滿其門。遺准季翻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見上卷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旦

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帝因忌重睿。因桑維翰女僕之問。已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不可破矣

李守貞素惡維翰。惡烏路翻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

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易以鼓翻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

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

陸游南
唐書
目同

厭於葉翻伏也。又於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乃
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齊丘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但一朝請。不預政事。奉朝會請召而已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

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
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宦則練習吏事。懦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者然也。若馮延巳所為。遇少年書生之常態。多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己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也。水部郎中高越上書。

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
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

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
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左右讀為佐。佑幾居豈翻。續亦出

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為邪所勝。復續可求之子也。嚴可求徐溫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為晉昌軍。更歷十鎮。更工衛翻。趙在禮起於鄴都。從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國。天

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為諸帥之最。帥所類翻。帝

利其富。三月庚申。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為于偽翻。鎮寧軍澶州。煦

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為子。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
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好呼到翻。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

王繼勳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比肩事主固不可修巡屬之禮。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

人伐之。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
於州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党底期翻。會慈由翻。長知兩翻。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鎮

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
國法繩之。昔周之封衛。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地近戎狄也。戎狄不可繩以中國之法。尚矣。羌胡怨

怒。競為寇鈔。鈔楚交翻。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
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

有傳十
案在除字
歷義成
都泰寧
海國山
南東道
平武天
武寧武
寧武
凡十二
鎮通鑑
者蓋除
義成不
行與泰
寧再任
不數也
而胡氏
採新史
繼傳其
又注其
叛於其
成都者
之數十
非再案
在歐史
歷節子
大略所
庭吳失
補已言

及三案申三及
目月晦月日
錄庚集也也

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浪當丁莫

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省昔景翻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見上卷上年

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為

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為留從效遣唐戍將歸張本徙漳

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止稹

翻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

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於妖

遙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方

諫也考異曰按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漢高祖實錄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

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一而靜

者其死也能結跌端坐如生謂之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朽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好呼到翻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

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

帥眾邀擊帥諫曰率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

眾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群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

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人契丹境鈔掠鈔楚交翻多

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

為鄉道以入寇邊境之上姦民如此者不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戶江翻鄉諺曰嚮道讀曰導時河北大饑

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蠡起吏不能禁天

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

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

丹入寇宜為之備為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初朔方節度使馮暉

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暮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

陝州陝失冉翻入為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

之意悔離靈武離力智翻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朝廷亦

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

本紀云
河南大饑

綱目下
得作至
雜傳作
有舊史
同此傳

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

收復。更名威州。梁唐棄之。晉復置。後周改為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勅蓋州方渠鎮。宜升為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

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

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

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

排陳使。薊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

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

事。時以陳州置鎮安軍。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

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為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初唐人既克建

州。去年八月。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

李弘義。說式。芮翻。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

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

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

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為陳覺與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秋

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

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

利。朝直遙翻。啖徒濫翻。洺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

壽復書言。久處異域。遣惟季翻。處昌呂翻。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

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晉人自此墮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

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鬪。轉鬪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

戶買翻。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眾。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好到呼翻。數所角翻。

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澶時。連翻。又與張從恩戍滑州。

乙丑
日寅

屬歲大熱屬之欲翻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嵐石屬部落

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

相與遁歸故地吐谷渾部落既知朝廷微弱又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于太原

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帥讀契丹用為雲

州觀察使以誘承福誘音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

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去羌呂翻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

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

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

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

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

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儻其

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為都督依中山北石

門為柵莊宗賜其額為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

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路王清泰三年白可

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歸於契丹其後若契丹之虐政復為鎮州節度

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

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

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

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

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燕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勇於澶州召承福

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

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道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

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

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斂力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

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

新史南
唐世宗
建世宗

使殺之趣讀劉知遠上表論救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李崧曰如彥

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勅

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劍州即殷

所置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分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劍

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為南劍州恥無功恥自詭說李

不能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侍衛官在人主左右直自稱

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

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趣七延魯先遣弘義書遺惟諭以禍

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

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劍州至福州皆

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

城下傳音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

官閩及侯官二縣皆治福州郭下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

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

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

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

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第二重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張

日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州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

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

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靈州糗糧已盡模去拓拔彥

超眾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陳讀曰軍中大懼暉

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且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

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

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

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嚴陳者嚴兵整陳也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

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

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馮暉圍養拓拔彥超

心知其故而懷怨暉去鎮而彥超得出而暉復來出柙之虎苟可以肆反

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戰而勉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行于朔方矣帥讀曰率

明日暉入靈州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

陽武谷取補斬首七千級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

安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弑漢主弘特進鄧仲遺之漢紀按路振九國志

度者也殺劉思潮等見去年九月鄧仲有舊故然道庠問其故仲曰慙獠遺惟季翻慙呼談翻此書有誅韓

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李弘義自稱

威武留後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李弘義本名仁達弘義者唐甲

所賜名也既叛唐遂更其名

九國志
云道庠
大懼遂
謀亂發
覺下獄

名當作
復名說
詳上卷
本紀
李已亥

弘上宜
有李字

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張彥澤奏。敗

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二千級。敗補 辛丑。福州

排陳使馬捷陳讀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

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

為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弘達更名達。以吳越王名上從。更直龍翻。更工衡翻。遣使奉表稱

臣。乞師于吳越。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好呼屢以珍玩為獻。

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丙辰。河決澶州

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衛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契丹使瀛州

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遺惟季翻。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陷

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

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

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

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

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趙延壽亦許通款。先是侍衛馬步都指

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先昔薦翻。數所角翻。杜威過音戈。魏州廣晉府。杜威

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

帝勞之曰。勞力到翻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

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

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

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

主也。謂尚公主也。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位兼將相。謂居大鎮。兼中書令。未厭。未滿所欲也。慊慊亦

不滿意。慊苦覺翻。豈可復假以兵權。復扶又翻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

為愈也。杜威之心迹。雖趙瑩猶知之。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招

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監古銜翻秦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

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

度使。通鑑卷一百八十五 後晉紀六

本傳云
八鏡慶州

據綱目
紀本本
未或有
或脫能

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勅。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點下八翻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談何容易。晉之君臣。特陽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乞師之使。錢塘吳越國都。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水丘復姓也。何氏姓苑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谷。今為臨安著姓。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樂音洛。壬午遣統軍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吳越救福州。自婺衢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劍建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温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程昭悅時為弘佐所寵任。故水丘昭券憚而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三年。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舊錢謂銅錢。不可用於吾國。而猶盜鑄。况家有鐳釜。野有鑿犁。犯法必多。三也。鑿楚耕翻。鑿戶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為國用空乏。而鑄鐵錢。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

新史家
越世有
軍下家
便字綱
本日紀
本末位
同

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紀六

綱目漢書二紀上

以啓無厭之心。六也。厭於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杜威之計即趙德鈞請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縣爲東城鎮屬河間縣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晉就此晉魚因以得名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効王建封。偏彊不用命。留從効起于泉州斬黃紹頗破李弘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特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偏彊不用命偏其勿翻強其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省事者判尚書省事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言昌業出入之間未及數年而府庫之積已耗其半其能久乎。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唐之府庫耗於用兵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恒州七喻翻杜威等至武強。九域志武強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強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爲漢武強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強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爲晉武強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理是也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恒州以備契丹恒戶登翻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復趣恒州。復扶又翻以彥澤爲前鋒。考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按彥澤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甲寅。威等至中度橋。滹沱水逕恒州東南恒州之人各隨便爲津渡之所此爲中度者明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帥讀曰率契丹焚橋而

綱目漢書二紀上

杜重威復紀上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

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還從宣翻。及如字。及聞

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蜀施州刺史田行

皐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

懦怯。偏裨皆節度使。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

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磁州

說式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

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撐開為三足。以實水中。密約城中。舉

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

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

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

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羸倫為翻。並步。浪翻斷音短。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

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怙懼。翰等至欒城。 怙許勇翻。舊唐書地理志曰。欒

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後魏於開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唐屬恒州。九域志。欒城縣在恒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欒城。金人改趙州為沃州。

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

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

之舅也。契丹后族皆以蕭為氏。歐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汴。將北歸。以為宣武節度

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

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

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

也。滑澶及河陽。河津之要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輕騎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自寶元康定以前。凡邊鎮率有走馬承受之官。從才用翻。澶時連

兩翻。上時。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己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

晉之為兵可知矣。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

數百人。赴之。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又詔發河北及

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五十萬。合束石之數。言之督迫嚴急。所在鼎沸。

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從才。用翻。祚等還。為契丹所

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異本將作肚

一本閉作門

桑維翰
傳下有
字上將

杜重威
傳云八
日甲子
紀此渡
從木

王清已
見二百
卷八
州人
五字

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

懍懍。懍力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

言事。見賢帝方在苑中。調鷹調鷹者調習之也。辭不見。又詣執政言

之。執政不以為然。執政謂馮玉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言晉必

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

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

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史言三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奉國都指揮使王清

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

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

則無憂矣。帥讓曰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

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

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亮翻坐

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

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穀李

清。洺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環音內外斷絕。軍中食

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

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

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

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唯于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契

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陳讀軍士皆踴

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

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史言晉軍之心皆不欲降威守貞仍

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後晉紀六 十四

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揚言將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夷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於既翻。以威為太傅。李守

貞為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

以城降之。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為之動。以劉知遠郭威在也。九域志恒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先是契丹屢

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先悉薦翻。璘離珍翻。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

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眾。誘音西。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史言大厦之顛。非一本所能支。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

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答為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刺。歸梁死于汴。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

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

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使契丹主用張礪言事未可知也。引兵自邢相而南。契丹之兵依山南下。以臨晉相息亮翻。

杜威將降兵以從。從才用翻。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

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監古術翻。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

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復扶又。下同。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為平棘。謂從者

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從才用翻。吭古郎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澶孟有兵。故從白馬津度。壬申。帝始聞杜威等

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里。就使劉知遠開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

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

過。帥讀曰率。五代會要曰。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薛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大梁宮門為明德門。

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

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

之。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

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

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

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

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國寶即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照吁句翻。太后亦上表。稱新

婦李氏妾。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上時掌翻。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

服素衫。再拜受宜。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

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復扶又翻。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

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

翰。維翰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涂也。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

於馬前掛維翰。赴侍衛司。揖赴侍衛司。示將囚繫之也。一曰。時張彥澤處侍衛司署舍。維翰知不免。

顧請崧曰。侍中當國。李崧官侍中。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

有愧色。彥澤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

復領大鎮。授以兵權。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彥澤。自涇州罷歸宿衛。去年。桑維翰拔使同契丹。復領彰國節度使。帥兵戍常山。

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宜徵使孟承誨。素以佞

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

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

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為于偽翻。下為主同。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

於契丹。張彥澤自以疾。驅入汴為功。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從才

用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

用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

用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

張彥澤
傳居下
有第財
貨三本
紀事本
末有寶
貨二字

本傳云
承誨大
名承誨

本紀
上有同
字

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瞋昌真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之。即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虐帥。相仍爲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彥澤

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

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高祖天福七年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

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曷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飲於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李濤者。回之族曾孫。明辯有膽氣。固自有種。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從才見

者流涕。亡國之恥。言之者爲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平人乎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

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

章。上時掌下同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

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爲路人。雖惆悵亦何及矣。惆悵丑鳩翻馮玉依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亡國之臣。其識止如此耳。復扶又翻

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

異曰。韓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我主到。則顯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棄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

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瀘州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敗補賣翻。詰去吉翻彥卿曰。臣

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符彥卿言

王鳴盛曰。此蓋五代軍中虐帥。相仍爲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

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高祖天福七年

飲於濤引滿而去

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爲路人

二人自瀘州來降

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為干偽翻 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還從宣翻契丹主賜帝手

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徒帝心稍

安上表謝恩契丹以下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

追都回翻其文不與前史相應也 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李心傳曰秦璽

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相如所奪者是

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

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

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珍得而上之殆

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

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

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與服志乃以璽送江南王

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

彭武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璽也晉

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

指論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

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

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字文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

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邪律

女真獲之以為太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

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寶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

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 帝奏頃王從珂自焚事

二百八十卷高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見

事見二百八十一 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焉於 帝聞契丹

一卷天福三年 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

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

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降戶 又

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 有司

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擐音 太常儀

衛未暇施也皆却之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 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

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不料其遽見捕也先昔

往見契丹主於封丘九域志封丘縣在 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

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

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景延廣記其所言以授喬榮 乃服

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